

新世纪

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唐诗四季

吴经熊 著

唐诗概论

苏雪林 著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

唐诗四季
唐诗概论

吴经熊 著
徐诚斌 译

苏雪林 著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唐诗四季/吴经熊著;徐诚斌译·唐诗概论/苏雪林著·
-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1997.3
(新世纪万有文库·近世文化书系)
ISBN 7-5382-4843-9

I. ①唐… ②唐… II. ①吴… ②徐… ③苏… III.
唐诗-文学研究 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01948 号

总 顾 问	陈 原	王元化	李慎之	任继愈	刘 杲	于金兰
学 术 指 导	顾廷龙	程千帆	周一良	傅璇琮	李学勤	徐莘芳
	傅熹年	黄永年			(传统文化书系)	
	金克木	唐振常	丁伟志	黄 裳	董 桥	劳祖德
	朱维铮	林载爵			(近世文化书系)	
	董乐山	殷叙彝	陈乐民	蓝英年	汪子嵩	赵一凡
	杜小真	林道群			(外国文化书系)	
学 术 策 划	王 土	林 夕	柳 叶			
文 库 工 作 室	俞晓群	杨 力	马 芳	王越男		
	王之江	柳青松	袁启江			
总 发 行 人	俞晓群					
责 任 编 辑	王之江					
美 术 编 辑	谭成荫					
封 面 设 计	陶雪华					
出 版	辽宁教育出版社 (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)					
发 行	辽宁省新华书店					
印 刷	沈阳新华印刷厂					
版 次	199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					
开 本	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8					
字 数	171 千字 插页 1					
印 数	1—10,000 册					
定 价	9.80 元					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缘起

我们正在做一件好事情。先人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做下去，力争好起来。

当年商务印书馆的《万有文库》风靡一时，至今余响不绝。我们照抄原名，冠以“新世纪”，以示时代差异，但承继之意是不言自明的。

要设计一个所谓世纪工程，选编一些人人当读的书，“万有”一词再恰当不过。这就像把物体间的引力称为“万有引力”一样，它无所不包，无处不在，不叫“万有”，还叫什么！我们只能赞叹王云五和他的友人、同人的聪明才智，并且乐于承继。

要承继的，不仅是一个名称。当年编辑《万有文库》时，据传得到了一大批顶尖人物的支持，有蔡子民、胡适之、吴稚晖、杨杏佛、张菊生、高梦旦等三十余人。我们这一代人，得失与短长都是显然的，无论是“比不得”还是“不可比”，专家都非请不可，于是也有了陈原、王元化、李慎之、顾廷龙、金克木、董乐山等三十多位海内外的大家出任总顾问或学术指导，还有一些有经验的朋友担任策划。当然，聚合这样一些顶天立地的人物，不是我们的功劳，我们也无此能力；他们是冲着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这一富有使命感的大名而来的。这只能增加我们的责任，使我们感到，无论对时贤或是对先人，我们的工作都只能做好或不能做坏。

在出版、发行方式上，也有不少承继。六十年前，商务的《万有文库》在廉价简装上作文章，而其销售则以图书馆作为主要对象。我

们今天大体仿此，只是销售对象适应今天的情况更加展开一些。在这“豪华本”和奢侈消费盛行的时代，向读者提出“你的简装书来了”，不免悖时。但看到当年的“万有文库”本在今日旧书肆里依然受到欢迎，也就有了信心。做出版，原是要做“长命”的事。“商务”诸前贤，当年筹划种种，又何曾想到身后的声名会如此流芳多年呢？！

较多不同前人的，大概是内容。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大别为三：传统文化书系，近世文化书系，外国文化书系。传统文化书系重在传统古籍。我们所收，内容自然不出前人曾定范围，书名雷同者至夥，但在“新世纪”里，当求其选题更适合时代需要，校审更精。文本皆系“白文”，后人注释例不收录，以显其文献的本初面目。

近世文化书系，系指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卅年间学人著述，以及一九四九迄今的大陆以外学人的研究成果。这一部分，纯然出于中国大陆知识界步入“新世纪”之需要。过去的年代中，对这方面的成果注意不足，现在我们予以整理编选。希望有了这些书籍，加以中国大陆近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丰硕成果，足以显示全世界范围内中国近代学人的全般辛勤劳作。

外国文化书系，面广流长，颇难抉择，加以许多基本著述国内都已译出，重译重出，似无必要。我们准备首先选编一套外国文化学术读本，以为这套文库有关部分的基要，另外，则多收一些大作家的小作品，以及近人新作，或名著另译，总之不少是国内已有工作之补苴拾遗。揆诸现状，吸收外国文化，仍然要在启蒙，因此思想之新颖及叙述之生动，还是我们选题的着眼点。

站在前人肩膀上前进，自可省力多多。然而古今毕竟异时，新旧究实不同。我们汲深绠短，难以说可能成就几何，只是如文前所说，“老老实实地做下去，力争好起来”，是我们确定不移的宗旨。通人雅士，幸有以教之。

一九九六年十二月

出版说明

本书收入两部关于唐诗研究的专著。

《唐诗四季》(Four Seasons of T'ang Poetry)原是作者吴经熊用英文撰写,从1938年4月至1939年8月分六批刊登在英文《天下》月刊,后由徐诚斌译成中文,1940年3月起在《宇宙风》上连载。

吴经熊(1884—1986),浙江鄞县人,字德生,西名 John C.H.Wu,现代著名法学家。1920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,次年留学美国。历任法国巴黎大学、德国柏林大学、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员、东吴大学法学教授。1949年后在美国夏威夷大学、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任教授。中英文著作有《法律哲学研究》、《哲学与文化》、《禅学的黄金时代》、《内心愉悦之源泉》等。吴经熊不仅是法学专家,对中外诗学也有相当的造诣。在《唐诗四季》一书中,作者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来概括唐诗演进的历程。因为《天下》月刊的阅读对象是懂英语的异国人士,作者在介绍和赏析的同时尤其注重唐诗与英国诗歌的比较,所以此书又是一部比较文学的专著。

《唐诗概论》作者苏雪林,1899年生,安徽太平人。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毕业后,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旁听,1921年留学法国,1925年回国,先后任教于苏州东吴大学、上海沪江大学、安徽大学、武汉大学。1952年以后历任台湾师范大学、成功大学教授。苏雪林不仅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,而且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学者,著作有《辽金元文学》、《蠹鱼集》、《青鸟集》、《屈原与九歌》、《天问正简》等。《唐诗概论》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于1933年。收入本书是根据商务印书馆1947年的版本,原书排印错误相当多,校勘又乏参照的版本,只能

尽可能的改正了一些错字。

为了保持原貌,对两书中的一些不很恰当的提法均不作改动,相信读者能够明鉴。

柳 叶

唐 诗 四 季

吴经熊 著

徐诚斌 译

序 幕

通常我们分唐诗为四个时期：初唐，盛唐，中唐，和晚唐。第一期是序幕，第二期包括王维、李白和杜甫等，第三期包括白居易、元稹、韩愈等，末期包括李商隐、杜牧和温庭筠。这分法是根据诗的技艺而言，与政治社会变迁无关，其实大部分的盛唐是处于“国”不“泰”、“民”不“安”的状态下，无“盛”可言。

今日文学史家分唐诗为两半者不乏其人，首半是李白的时代，次半是杜甫的时代。李白总括前唐诸诗人，杜甫是后者的先驱。这分法具有简洁的优点，也不忽视时势的变迁。毫无疑问的，李杜是属于不同的时代，不论是指诗艺或指环境而言，虽然他们出生先后只差十二年。我们可以说李白的精华在安禄山叛乱前已出世，杜甫的杰作是事变后的作品。我以为李白的精神焕爽兴高采烈时诗兴勃发，杜甫的不朽是愁眉不展时种的根苗。李白是像一只在天堂前歌咏的百灵，杜甫是一种骨梗于喉泣血的夜莺。明皇初期的辉煌，使李白适逢其时，他黯淡的结局加深了杜甫热情的诗意。这两位大诗人都是明皇的臣民，可是明皇个人的历史也可以分为两半。

所以我以为这简洁的分法较第一法具有更深的历史意识，美中不足的就是它过分的单调；它忽视了白居易和杜甫的区别，李商隐和韩愈也是触目的例子。近读唐诗多首，得一较前二则更自然和符合事实的分法：我以为唐诗可以分做四个时期：春、夏、秋、冬。春季包括初唐诗人，李白和王维；夏季包括杜甫和战时诗人；秋季有白居易、韩愈辈；冬季有李商隐、杜牧、

温庭筠、韩偓及其他 minor 诸家。

季候是互相贯通的，可是大体看来仍是很黑白分明。我不预备为春夏秋冬划下界线，希望读者在这一年的日程内能渐渐了解我的观点。现在我举一个春季诗人描绘春季，一个夏季诗人描绘夏季，二个秋冬季诗人描绘秋冬，以免读者摸不着头路。

这是李白的《愁阳春赋》：

春心荡兮如波，春愁乱兮如雪；

兼万情之悲欢，兹一感于芳节。

这是杜甫的《夏夜叹》：

永日不可暮，炎蒸毒我肠。

安得万里风，飘颻吹我裳。

昊天出华月，茂林延疏光。

仲夏苦夜短，开轩纳微凉；

虚明见纤毫，羽虫亦飞扬。

物情无巨细，自适固其常。

念彼荷戈士，穷年守边疆。

何由一洗濯，执热互相望。

竟夕击刁斗，喧声连万方。

青紫虽被体，不如早还乡。

北城悲笳发，鹤鹤号且翔。

况复烦促倦，激烈思时康。

现在让我们平心静气的听白居易的《秋怀》：

月出照北堂，光华满阶墀。

凉风从西至，草木日夜衰。

桐柳减绿阴，蕙兰销碧滋。

感物私自念，我心亦如之。

安得长少壮，盛衰迫天时。

人生如石火，为乐常苦迟。

下摘录李商隐的《冬》：

天东日出天西下，雌凤孤飞女龙寡。

冻壁霜华交隐起，芳根中断香心死。

蜡烛啼红怨天曙。

当然，我绝不以为春季的诗人只歌颂春季，夏季的诗人只关心夏季等等；同一的季候，同一的景色，能唤起绝对不同的感情。像这句：

晚烛燃短，快乐的日子

在雾中的山峰上站在足尖上。

你可感觉到一种春的活跃的欢声？将这伟大的春鸟——莎士比亚——的两行比较李商隐的：

蜡烛啼红怨天曙。

两者都是不可多得的美诗，可是前两句代表希望的美，后两句代表绝望的美。

听李白的这两行：

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。

这我叫做夏季的春。李商隐的这两句是春季的冬：

芭蕉不展丁香结，同向春风各自愁。

在西洋诗中华茂华资我认为是英国的白居易：成熟、萧条、恬静，表现秋季的精神可谓天衣无缝。在望见五彩十色的虹的时候，他的心扉跳跃也没有丝毫春的欢乐，因为他心扉活动的地带只限于“自然的虔诚”的界线内。实在没有人较他更透澈的了解白居易。日前偶读华诗，极惊喜的找到一首诗证实这二位诗人的联贯，姑录如下，虽然看起来它同我的题旨毫不相干：

夜莺！

你具有火热的心：
你尖锐的歌声
创造着喧嚣而强烈的谐音。
你高唱，
似乎酒神已赠你一个情人，
你的歌曲溢着讥嘲，
你轻藐阴影，露珠，和沉静的夜，
你鄙视永恒的欢乐与
潜藏在寂寥的丛林中的爱情。
这天我也听见
小鸽歌话它朴素的故事。
它的呼声沉埋在树林中，
轻风飘送它到你的耳中。
不息地，
他呢喃着，
忧郁地，
他恳求着。
一曲和谐的恋歌
迟缓地开始，永无尽，
赞美着严重的信仰和深沉的喜悦。
这是我的歌，为我的！

(M.K.译)

这首诗其实并不与我的题旨风马牛，倘是读者能会意这“夜莺”——热心的动物——象征杜甫，这歌唱它朴素的歌的小鸽象征白居易，他已懂得唐诗的大半了。倘是他能欣赏华茂华资赠云雀的诗，他可以更进一步领会初唐诗人的精神，尤其是李白。

你有些癫狂，
你的歌

是神圣的欢乐；

像早晨一样的欣喜，

你笑，你揶揄。

嗟呼，我的路程，崎岖不平，

迂回多刺的荒野，多尘的大道。

不过听见你，或你的同伴！

充满了快乐和天堂的自由；

我，我的知足的命运，就前进，

同时祈望着更大的欢乐，在生活的末日。

春季诗人的欢乐、哀愁、希望，和幻梦都是轻松活泼的，我们觉得他们的泪珠也是光芒闪烁的。你可欢喜李白同时代人金昌绪的《春怨》？

打起黄莺儿，莫教枝上啼；

啼时惊妾梦，不得到辽西。

李白的幻梦是多么的奔逸：

南风吹归心，飞堕酒楼前。

读李商隐的这两句时我们又感到不同的经验：

春心莫共花争发，一寸相思一寸灰。

当然，春并不是没有忧郁的；活跃的李白也不免叹息：

菱歌清唱不胜春！

不过这时的“不胜春”是一回事，像李商隐般痛泣

我意殊春意，先春已断肠！

又是一回事，两者迥然不同。夏季诗人的希望和幻梦是像雷鸣。杜甫觉得被酷热窒息时就大发雷霆（《早秋苦热堆案相仍》）：

束带发狂欲大叫，薄书何急来相仍。

南望青松架短壑，安得赤脚踏层冰。

秋季诗人大暑时的感觉又是多么的不同！白居易的《销暑》有这般哲学化的四句：

何以销烦暑，端居一院中。

热散由心静，凉生为室空。

我不知道李白在大伏天气时感觉怎样，推测起来大概他的心灵要竭力地飞冲埋入云霄积雪的山峰，直到他忘却他遗留在这沸腾的洪釜中的躯壳。

一个冬季诗人当然不能处酷热若无事，不过他不会冲入积雪的山峰，也不会聚精会神的驱散炎热，更不会暴躁嘶喊，至多不过嗡嗡地呜咽，祈望较清凉日子的到达，或者他半信半疑的神话上的鬼怪能替他行些方便。这是王穀悦人的《苦热行》蕴含的情绪：

祝融南来鞭火龙，火旗焰焰烧天红；

日轮当午凝不去，万国如在洪炉中。

五岳翠乾云彩灭，阳候海底愁波竭。

何当一夕金风发，为我扫却天下热。

倘是你要知道冬季诗人怎样应付严寒的话，这里是刘驾的《苦寒吟》：

百泉冻皆咽，我吟寒更切。

半夜倚乔松，不觉满衣露。

竹竿有甘苦，我爱抱苦节。

鸟声有悲欢，我爱口流血。

这是冬的冷酷——绝望转到心死后的固执。这同杜甫在严寒时的精神是多么的不同（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）：

安得广厦千万间，

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，

风雨不动安如山。

呜呼！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，

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。

诚然，杜甫是我所知悉最具有基督精神的诗人！

唐诗的春是 Dionysian，夏是 Promethean，秋是 Epimethan^①，冬，我应当怎样称呼它呢？我不能替它题名，不过每逢我诵冬诗时总想到寇士丁那·萝色蒂美得难以形容的“过逝”（“Passing away”），不知不觉的我又低吟她的《王子前进》（Prince's Progress）中的《新娘歌》：

十年前，五年前，

一年前，——

倘是你那时准时赶到，

虽然已经稍迟，

来看她的脸儿，

（你现在看不到的；）

冻凝的泉源或许会跳跃，

萌芽或许会蓓蕾，

温暖的南风或许会醒来，

融解冬雪。

现在我发现自己背诵冬季诗人杜牧的《叹花》：

自恨寻芳到已迟，往年曾见未开时；

如今风摆花狼藉，绿叶成阴子满枝。

李商隐的同时代人许浑的《王可封临终》，又是渗流着冬季

① Dionysus, Prometheus, Epimethus 俱系希腊神话中之人物，此文中皆作形容词用。Dionysus 又名 Bacchus 酒神也。Prometheus 以泥塑成人形，盗至尊无上 Jupiter 之火以济泥人生命，后为 Jupiter 所禁闭。Epimethus 乃 Prometheus 之兄，曾劝其弟勿作触犯 Jupiter 之事，因聚妻事使整个人类受累。

冷酷的绝望：

十世为儒少子孙，一生长负信陵恩；

今朝埋骨寒山下，为报慈亲休倚门。

这几首诗使我想到爱略特的：

世界就这样了结，

世界就这样了结，

世界就这样了结，

一个啜泣，没有响声。

爱略特我并不认为是冬季诗人，不过他描摹冬季精神极为中肯：宇宙的落局我不知道，唐诗的落局却是“一个啜泣，没有响声”。一个啜泣，这样的一个啜泣！

唐末的诗十分酷似一个患着结核症的绝世美女，虽在相当距离之外你可以私密的爱慕她，但和她发生恋爱是有关性命的。可是有时候我们为了她的风韵媚态而颠倒，觉得生死是无足轻重的事。

唐朝衰亡后，千年以来中国在啜泣下生存着，直到现在她方才觉得灵魂深处的鼓舞，好像新春的蓬勃！严冬延搁已久，“春天还会远吗？”

倘是祖国的将来还有一个黄金时代的话（我深信不疑），愿它的光比唐朝更灿烂，更辉煌！唐代文化的蓓蕾使我想起了Richard Le Galliene 的《伦敦歌》(Ballad of London)：

你的花瓣上是蝴蝶，

你的根蒂下，有人说，蛰伏着

哭泣，被蹂躏的东西，

没有眼睛，没有羽翼的蠕虫的世界。

在将来的黄金时代下，生活就是诗，否则它是不值得欢唱的！想到那时候的盛况，情不自禁的神往。不过还须勒住我的思潮，继续写我的文章。

大致说来，唐诗的春有泪而无愁，在夏季诗人被社会之不平和生活之痛苦所激怒，无暇为自己流泪，秋季汪汪的眼泪减轻了哀愁的悲痛，冬季只有愁而无泪。唐诗之奇就在这整整的一年，一季一季极自然的接踵而至；像罗马法和希腊哲学一样，它的胸怀中生存着一段有生命的天演进化。这种现象在人类文化中可说是绝无仅有。

愈读康熙年间选订的全唐 (618—899 A. D.) 四万九千首诗，我们愈惊疑怎么在那时世界的一角是那样的丰饶，而欧洲会在荒芜的冬眠时期下。基督死后欧洲的诗，除了无足轻重的 Juvenal，整整的死睡了十三世纪。这冬眠在但丁身上醒来，那时在我们脑中余音袅袅的诗声是基督前的浮其尔 (Virgil)，大自然好像故意催促欧洲入眠以期专心传授亚洲歌吟之道。在老天看来，只要他每二十四小时有悦耳的音乐听，他的孩子在东方或西方歌唱有甚么分别？